

手捏青苗种福田

□钱续坤

忙碌了整整一个白天，到了晚上确实有点疲惫不堪，然而草地上躺了床，却不知怎的，高低睡不踏实，朦胧中似乎又回到了那熟悉的乡村，回到了那绿意葱茏的田间地头。

或许是深受丽山秀水的熏陶和泥土气息的感染，我从小就跟随在父亲的背后，披荆戴笠，养成了辛勤劳作的习惯。可是在所有的农事当中，我一直认为，插秧是最辛苦又令人有成就感的活儿，因此那日子也永远值得怀念和留恋。

首先是播种，这自然是父亲的分内之事。阳春三月，尽管气温在逐渐回升，然而泥土依然寒冷刺骨，父亲不得不脱下鞋袜，把破裂的双脚插入其中，犁、耙、封、整之后，再将虔诚的祈盼和绽开的希望，从手指间悉心撒下，并把早已准备好的麦壳、木屑或者草灰，将其均匀地盖好，最后再郑重其事地吩咐我们弟兄三人：没事都到田间站岗放哨去，插秧是最辛苦又令人有成就感的活儿，因此那日子也永远值得怀念和留恋。

软草平莎，日暖桑麻，齐刷刷的秧苗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日渐茁壮起来。待谷雨将来，一声粗犷的喊叫便会划破静谧的村庄，于是男女老少都从各自的屋里，光着脚丫冒了出来，说说笑笑地走向村外，欢欣地去装饰大地的版图。我呢，自然不甘落后，也开始在如镜的稻田中，虔诚地把自己的腰弯下，从左到右栽插六棵，再从右到左栽插六棵，如此循环，周而复始。有时还不忘卖弄一下，大声朗诵宋代诗人杨万里的《插秧歌》：“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脚。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鸭雏。”

其实插田非常有讲究。它要求栽插者的腰深深地弯下，臀部冲天而起，左手不能衬在大腿之上，并且行进的方式只有后退，它要求栽下的秧苗，行距要匀称整齐，横看一条线，竖看线一条。由于各家的田块大小不均，形状各异，为了使栽插下去的秧苗井然有序，父亲会提前准备好两根量好尺寸的竹棍和数米长绳，在田埂的两端按照一定的间距进行固定，然后我们弟兄三人顺沿长绳开始栽插秧苗，名曰：“打趟子”。“打趟子”至少需要两个人合作，一趟完成再继续第二趟，要不了多长时间，整个稻田就会很规则地分为长长的若干个区间，每个区间就是一名栽插者的“舞台”，等待他们随后尽情地发挥了。打好趟子，起身远望，那一条条碧绿的直线在春风的吹拂下，诗情荡漾，美意尽显，同时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成了丹青妙手，自豪之感油然而生。

当时，因为玩性太重的缘故，插秧对于我而言，实在是件很苦的差事，常常是没有插上几行，就腰酸背疼，想找理由由休息又不太可能，只好硬着头皮歪歪斜斜、磨磨蹭蹭地往回走着。父亲对我要求向来严厉，他的眼睛余光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我，稍有差错便会大声地训斥，尔后又耐心地纠正，同时面授插秧的口诀：“横四退六。”意思是，每行六棵，间距四寸；退六寸再插下一行。这样反复指导多次，直到我的手、脚、眼可以三者并用，直到那一排绿色的秧苗，能够自由地在我的手中舞蹈似的跳跃。

一趟到头，直起身子，望着眼前那一片片起伏的海洋，那一抹抹绿色的希望，真有一种赏心悦目的舒坦；并且突然明白，现在面对洁白的稿纸，在填满每个方格之后，心中为什么总有一种类似于插秧的感觉。

如今，传统的插秧已被自动化的机械所替代，过去“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静方成稻，后退原来是向前。”的场景很难相见。但是我想，我还是应该及时赶回那生我养我的乡村，在那黑黝黝的泥土里，找个适当的位置，将自己端正地栽插好——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根永远都留在乡村。

炊乡烟土

一

都叶梅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她看到外面又是一个清澈亮丽的早晨，从窗口可以望见延绵不绝的山脉和山上连天的兴安杜鹃花，更远处是缓缓流动的卧牛河与白云。

群山、杜鹃、白云，以及山下的河流、农田和绿树掩映的村庄，这些物象构成了靠山村独有的风光。

山上的雾刚刚散开，背阴处的残雪泛着白光。向阳坡上，四周是一丛丛一簇簇艳如云霞的兴安杜鹃。她对兴安杜鹃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至于什么情感，她也说不清楚，只要一看到靠山村漫山遍野的杜鹃，心中所有的郁闷和不快都一扫而光。她搬离靠山村快30年了，每年春天，她都要回一趟靠山村，早晨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走进大自然。

当年，都叶梅的父亲将山坡上的几棵杜鹃移植到了自家院子里。村子里的人也在自家的家门口种植了杜鹃。晚春，各家各户的杜鹃花与村前村后山坡上的杜鹃花连成一片，宛若一幅山水画。

每年的11月，都叶梅和村子里的小伙伴都要到山上采折一些杜鹃花枝回来，放到院子里。等到春节，枝上的杜鹃花就会含蕾绽放。

她的很多剪纸作品都是以杜鹃花为主题，细腻的线条勾勒出杜鹃花的婀娜多姿，层层叠叠的剪纸构成了丰富的质感和层次感。透过剪纸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杜鹃花在寒冷中的坚强和高洁，感受到它的清雅和纯净之美。

兴安杜鹃，严冬时储芳凝气，早春日含蕾流香，顶雪怒放。

这一天，兴安杜鹃在灿烂阳光下肆意开放着。都叶梅感觉有点热，在一棵树下席地而坐。这里悠远、幽静，可听到百鸟忽远忽近的啁啾和山下卧牛河的流水声，可看到山坳里游动的牛羊。

她的太祖爷爷、太祖奶奶是辽宁庄河人，清朝末年，举家从老家迁到扎兰屯卧牛河畔，垦荒种地，同时把祖传的剪纸技艺带到这片土地上。

扎兰屯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一块“碧玉”，它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东麓、松嫩平原西侧，有“北国江南”“塞外苏杭”之美名。扎兰屯钟灵毓秀，人文荟萃，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有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境内群山叠嶂，河流密布。著名作家老舍曾赞叹：“诗情未尽在苏杭，幽绝扎兰天一方”。

二

都叶梅决定利用每年的农闲时间，走遍呼伦贝尔，用剪纸的形式记录呼伦贝尔的山山水水。

一个春日清晨，都叶梅走进地处呼伦贝尔草原深处、被大兴安岭西麓群山环绕的鄂温克族人家。虽然春风习习，但山上背阴处的积雪和辉河的冰还没有完全消融。在晨雾中，在森林里，驯鹿正在自由地游荡。步入驯鹿林，就如同步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一头小驯鹿跑到都叶梅面前，用头蹭着她的裤角，仿佛欢迎她的到来。

此行使都叶梅大开眼界，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都画了下来，创作了《驯鹿人》《美丽的驯鹿》等独具特色的剪纸作品。

她又深入鄂伦春自治旗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采风。在鄂伦春自治旗，让她难忘的东西很多，桦树皮制品就是其中之一。

鄂伦春族生活的大小兴安岭，桦树遍地丛生，棵棵白桦树，张张桦树皮，经过他们灵巧的双手，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用具和工艺品。

初夏时节，桦树水分大，鄂伦春族便开始剥取桦树皮。他们选取粗壮、挺直而

又光滑的桦树，用刀子在上端和下端各划开一个口子，然后再在上下口子间竖划一刀，用双手将长方形的桦皮顺树干慢慢撕下来。来年，这棵桦树又能生出新的树皮。

鄂伦春族制作的桦树皮用品有衣箱、水桶、篮子、盆子、帽盒、针线盒、碗、药盒等。除了生活用品外，鄂伦春族还用桦树皮造船，全船不用一根铁钉，而是用松木削成钉，用以加固各部位。这种船可乘坐三个人，用单桨划行。

鄂伦春族对桦树皮的精心改造和利用，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超人的智慧。都叶梅被深深触动，她取出剪刀，将现场目睹的一切剪了下来。

她的剪纸作品《达斡尔人与鹰》，十分细致，细致到连鹰的羽毛都可以数得清清楚楚。

她描绘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生活的剪纸作品可算是“草原三部曲”，像是一场生动的纪实电影，传递的意象，丰富而醇厚。

三

流经呼伦贝尔草原的莫尔格勒河，有着“天下第一曲水”之称，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由东北流向西南，汇入海拉尔河，属额尔古纳河水系。莫尔格勒河河道十分狭窄，弯弯曲曲。从空中俯瞰，河水蜿蜒，就像一条蔚蓝色的绸带。在都叶梅

最负盛名，它由两根巨大的铁索悬空而成，上面系有42根细铁索，下面由木板铺就，行人往来桥上，如轻舟泊于水面。

公园内古木参天，杨柳婆娑，亭台错落，绿草如茵，碧波荡漾，可谓处处皆景。而这里的风光四季不同，各具情态，情景迥异。初春，杂树生花，绿柳垂丝；盛夏，湖光流彩，水榭花香，蝶舞鸟鸣，景色如织；深秋，霜叶飘摇，丹枫簇簇，林木疏疏，一片斑斓；冬日，银装素裹，雪树琼枝，粉妆世界，玉雕穹宇。

都叶梅的四条屏剪纸扎兰屯吊桥公园系列之《春夏秋冬》，就是从时间的沟渠里挖掘出来的。她将历史与当下、真实和虚构浓缩在小幅微观的方寸之间。

柴河风景区位于扎兰屯市西南部，景区内有大兴安岭南段典型的森林生态景观和火山群、天池群。火山喷发造成的典型玄武岩河谷，多处山体被切割成悬崖峭壁，柴河、绰尔河及其支流沿山谷奔流，青山叠翠，草木葱茏，景区因河得名。

柴河风景区地质构造属第三纪侵蚀夷平面。基岩大部分是中生代中酸性火山岩，部分为花岗岩。局部地区为第四纪玄武岩的大量喷出物所覆盖，形成面积不等的石塘。强烈的地质构造运动形成了火山地貌，使景区内山高谷深、岩石裸露，悬崖峭壁触目皆是，水流湍急奔腾不息。

一年夏天，都叶梅与几个朋友驾车来到柴河风景区，天已经

了。我们几个人磨着领队带我们去体验“夜晚穿沙，看璀璨星空。”领队是个经验丰富的导游，他带领我们十几个人来到一个地势较高较平坦的沙丘顶上，大家或坐或卧，抬头仰望星空，感受它的深邃和辽远。我们返回营地时，帐篷周围一片寂静。我意犹未尽，我想我会一直盯着星空，彻夜不眠，谁知没多久，一边还想着牛郎织女在银河相会，一边眼皮已开始打架。到了半夜，突然被东倒西歪的帐篷摇晃醒，原来外面刮起了大风，大风卷着沙粒吹到帐篷上噼啪作响，我真担心沙漠中刮起沙尘暴，帐篷被龙卷风刮跑，一想周围有八九十个帐篷包围着，把睡袋裹紧又昏昏睡去。

天刚蒙蒙亮，被一阵热烈的音乐惊醒，领队拎着音响穿梭在每个帐篷之间，“起床了，看日出。”我迷迷糊糊钻出帐篷，看见天边已一片绯红，顿时困意全消，拔腿向较高的沙丘跑去。此时沙丘上已站满了人，只见远处天边越来越红，一会露出了金边，渐渐地升起了半圆，过了几分钟，太阳全部跳出了地平线，像个大火球，光芒四射。

远处连绵的沙丘已清晰可见，经过一晚风沙的洗礼，沙坡就像被熨烫过一般，平整顺滑，真不忍心踩上去，怕破坏那完整的画面。沙本是无依无助之物，它或安定，或流浪，听凭风停风起。沙漠就是这样，它不需要你精致，不需要你华美，不需要你给予，只要你真实，只要你坦诚，只要你心安。要为你这大自然的奇妙而敬畏，要为你这沙漠的广袤而谦卑。

所谓登山无非是用双腿的剪刀剪去荆棘、雾障、叹息剪去羁绊

无非是剪出路径、方向、勇气剪出眼前一亮

也无非是沿着山底到山顶脚印的虚线

剪出自己粘上山顶那一刻剪去风声、鸟影、落日

现在，他安坐于初夏的山坡上从肩上卸下鞭子也卸去一面天空大小的安静像钉在脚下

登山

所谓登山无非是用双腿的剪刀剪去荆棘、雾障、叹息剪去羁绊

无非是剪出路径、方向、勇气剪出眼前一亮

也无非是沿着山底到山顶脚印的虚线

剪出自己粘上山顶那一刻剪去风声、鸟影、落日

现在，他安坐于初夏的山坡上从肩上卸下鞭子也卸去一面天空大小的安静像钉在脚下

登山

所谓登山无非是用双腿的剪刀剪去荆棘、雾障、叹息剪去羁绊

无非是剪出路径、方向、勇气剪出眼前一亮

也无非是沿着山底到山顶脚印的虚线

剪出自己粘上山顶那一刻剪去风声、鸟影、落日

现在，他安坐于初夏的山坡上从肩上卸下鞭子也卸去一面天空大小的安静像钉在脚下

登山

所谓登山无非是用双腿的剪刀剪去荆棘、雾障、叹息剪去羁绊

了。我们几个人磨着领队带我们去体验“夜晚穿沙，看璀璨星空。”领队是个经验丰富的导游，他带领我们十几个人来到一个地势较高较平坦的沙丘顶上，大家或坐或卧，抬头仰望星空，感受它的深邃和辽远。我们返回营地时，帐篷周围一片寂静。我意犹未尽，我想我会一直盯着星空，彻夜不眠，谁知没多久，一边还想着牛郎织女在银河相会，一边眼皮已开始打架。到了半夜，突然被东倒西歪的帐篷摇晃醒，原来外面刮起了大风，大风卷着沙粒吹到帐篷上噼啪作响，我真担心沙漠中刮起沙尘暴，帐篷被龙卷风刮跑，一想周围有八九十个帐篷包围着，把睡袋裹紧又昏昏睡去。

天刚蒙蒙亮，被一阵热烈的音乐惊醒，领队拎着音响穿梭在每个帐篷之间，“起床了，看日出。”我迷迷糊糊钻出帐篷，看见天边已一片绯红，顿时困意全消，拔腿向较高的沙丘跑去。此时沙丘上已站满了人，只见远处天边越来越红，一会露出了金边，渐渐地升起了半圆，过了几分钟，太阳全部跳出了地平线，像个大火球，光芒四射。

远处连绵的沙丘已清晰可见，经过一晚风沙的洗礼，沙坡就像被熨烫过一般，平整顺滑，真不忍心踩上去，怕破坏那完整的画面。沙本是无依无助之物，它或安定，或流浪，听凭风停风起。沙漠就是这样，它不需要你精致，不需要你华美，不需要你给予，只要你真实，只要你坦诚，只要你心安。要为你这大自然的奇妙而敬畏，要为你这沙漠的广袤而谦卑。

所谓登山无非是用双腿的剪刀剪去荆棘、雾障、叹息剪去羁绊

无非是剪出路径、方向、勇气剪出眼前一亮

也无非是沿着山底到山顶脚印的虚线

剪出自己粘上山顶那一刻剪去风声、鸟影、落日

现在，他安坐于初夏的山坡上从肩上卸下鞭子也卸去一面天空大小的安静像钉在脚下

登山

所谓登山无非是用双腿的剪刀剪去荆棘、雾障、叹息剪去羁绊

无非是剪出路径、方向、勇气剪出眼前一亮

也无非是沿着山底到山顶脚印的虚线

剪出自己粘上山顶那一刻剪去风声、鸟影、落日

现在，他安坐于初夏的山坡上从肩上卸下鞭子也卸去一面天空大小的安静像钉在脚下

登山

所谓登山无非是用双腿的剪刀剪去荆棘、雾障、叹息剪去羁绊

无非是剪出路径、方向、勇气剪出眼前一亮

也无非是沿着山底到山顶脚印的虚线

剪出自己粘上山顶那一刻剪去风声、鸟影、落日

现在，他安坐于初夏的山坡上从肩上卸下鞭子也卸去一面天空大小的安静像钉在脚下

登山

所谓登山无非是用双腿的剪刀剪去荆棘、雾障、叹息剪去羁绊

无非是剪出路径、方向、勇气剪出眼前一亮

也无非是沿着山底到山顶脚印的虚线

剪出自己粘上山顶那一刻剪去风声、鸟影、落日

现在，他安坐于初夏的山坡上从肩上卸下鞭子也卸去一面天空大小的安静像钉在脚下

登山

所谓登山无非是用双腿的剪刀剪去荆棘、雾障、叹息剪去羁绊

无非是剪出路径、方向、勇气剪出眼前一亮

也无非是沿着山底到山顶脚印的虚线

剪出自己粘上山顶那一刻剪去风声、鸟影、落日

现在，他安坐于初夏的山坡上从肩上卸下鞭子也卸去一面天空大小的安静像钉在脚下

登山

所谓登山无非是用双腿的剪刀剪去荆棘、雾障、叹息剪去羁绊

无非是剪出路径、方向、勇气剪出眼前一亮

也无非是沿着山底到山顶脚印的虚线

剪出自己粘上山顶那一刻剪去风声、鸟影、落日

现在，他安坐于初夏的山坡上从肩上卸下鞭子也卸去一面天空大小的安静像钉在脚下

登山

所谓登山无非是用双腿的剪刀剪去荆棘、雾障、叹息剪去羁绊



剪影舞动山水间

□李文俊 伍金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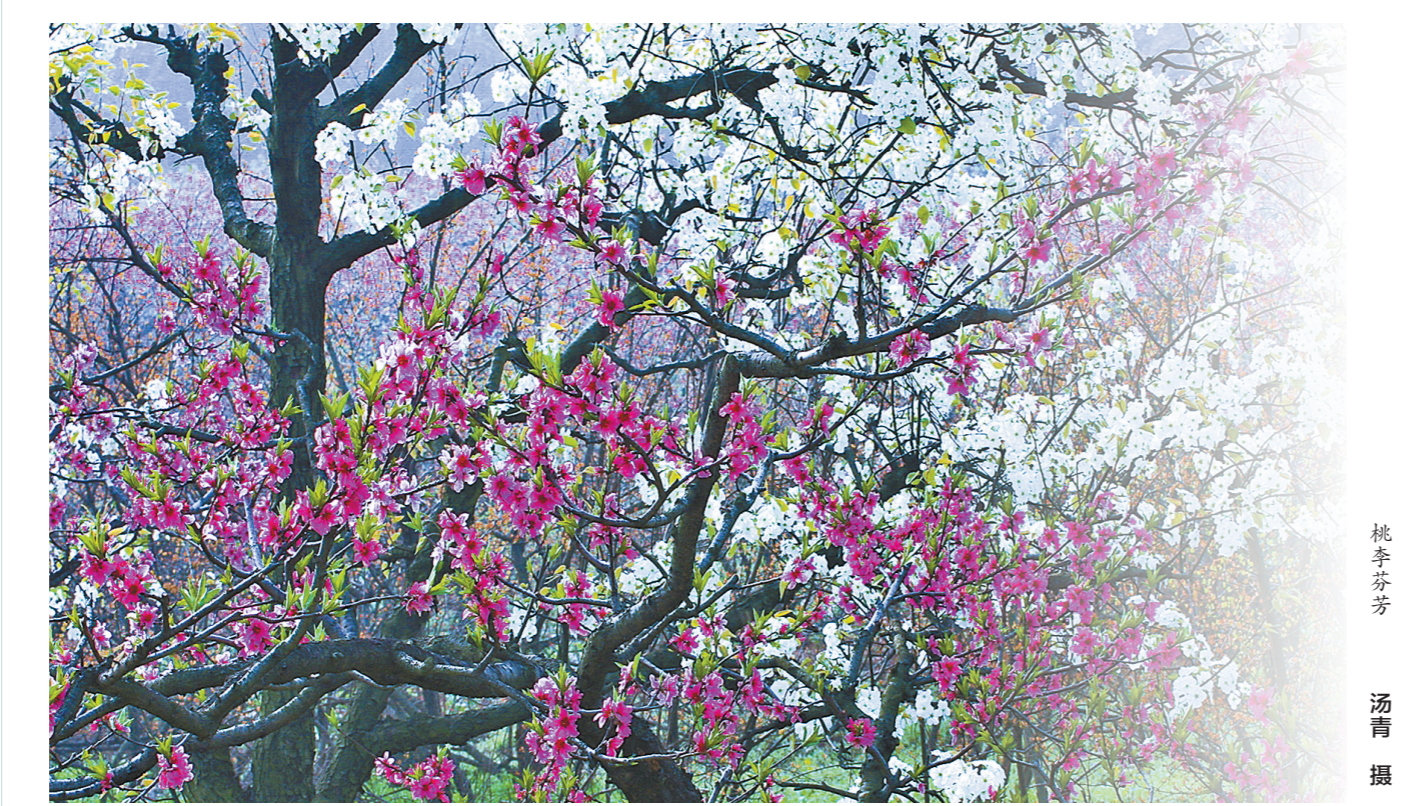
悠悠柴河 韩冷 摄

风北韵疆

沙漠露营地

□曹建敏

风且聆听



桃李芬芳

汤青 摄

北国风光

山中有寄(组诗)

□戈三同

一路向北

坝上耸峙，天空深蓝
汽车向下环山而绕
缓缓驶近坝底，像一条虫子
蠕动到一枚阔大的树叶边缘

“前边就是草原”。
司机指着近处一截界石
对游人说。不远处
巨大的空蒙已伸手可及

此刻，路边田埂上
一匹啃食麦茬的枣红马
正头朝北，伸长了响铃的脖颈

就在它，掠去一嘴
清风吹送而来的草尖时
雄峙的远方，似乎动了一下

小马驹

一匹沾了草叶
刚刚站起的小马驹
湿漉漉地
就开始踉踉跄跄奔跑

母马是唤不住它的
它自己，也越来越唤不住
自己了

仿佛一落生
它的四蹄就被神
安装了隐形马达

仿佛它一次次
撞破地平线的缠绕
是在收回山坡与云朵间
被风拉开的距离

牧羊人

罕马山下
那个钉子一样，草地上
来回晃动
又时隐时现的人，一个春天
仿佛都在试图钉住些什么

云朵、露珠、落日
碎银般的星光
眼前这一片
忽左忽右起伏着迤逦的骚动

现在，他安坐于
初夏的山坡上
从肩上卸下鞭子
也卸去一面天空大小的安静
像钉在脚下

登山

所谓登山
无非是用双腿的剪刀
剪去荆棘、雾障、叹息
剪去羁绊

无非是剪出路径、方向、勇气
剪出眼前一亮

也无非是
沿着山底到山顶
脚印的虚线

剪出自己
粘上山顶那一刻
剪去风声、鸟影、落日

山顶

登上山顶
我看见一只蚂蚁
顺我裤脚，往上爬

它那么小的身子
那么纤细的脚
踩着一座大山，还不满足

还是，仰头
一眼注意到我，仿佛
注意到另一座高峰

灰鹤

像一团跌落的风
旷野上，一只灰鹤敛翅
小跑、驻足。偶尔抬头
肉冠刚好抵近平静的天空

当它单腿而立，看着似乎很危险
像以天为面的圆桌腿
随时会发出骨折的脆响一样
撑起苍苔

星诗空